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五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上　宋　袁樞　撰

李林甫專政

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　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諸子莫得為比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為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

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二十四年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上之為臨

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琚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踐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

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揺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譖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悦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

宮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為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炅為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為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為人竟不之詣林甫

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鞫挺之為之營觧林甫因左右使扵禁中白上上謂宰相曰挺之為罪人請屬所由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雖離乃復有私扵是上積前事以燿卿九齡為阿黨十一月壬寅以燿卿為左丞相九齡為右丞相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領朔方節度如故嚴挺之貶洺州刺史王元琰流嶺南九齡既得罪自是朝

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為下邽令自是諫爭路絶矣牛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然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異行不免終老常調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它蹊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

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相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二十五年夏四月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為證上怒甚命左右撲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齡荊州刺史　楊洄又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云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鏽潛構異謀上召宰

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決已丑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瑶琚為庶人流鏽於瀼州瑛瑶琚尋賜死城東驛鏽賜死於藍田瑶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丙寅瑛舅家趙氏妃家薛氏瑶舅家皇甫氏坐流貶者數十人惟瑶妃家韋氏以妃賢得免

二十六年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

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為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月庚子立璵為

太子

二十七年夏四月己丑以牛仙客為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甫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摠文武選事　秋九月

戊午太子更名紹

天寶元年　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劒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藴藉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

尊君為之可乎若憚遠行則當左遷不然以賔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命也何如絢懼以賔詹為請林甫恐乖衆望乃除華州刺史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員外同正上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為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上歎吒久之夏四月壬寅

以為詹事又以汴州刺史河南采訪使齊澣為少詹事皆負外同正於東京養疾澣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

秋七月辛未左相牛仙客薨八月丁丑以刑部尚書李適之為左相

二年上以右贊善大夫楊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由是固辭不敢受五月辛丑以慎矜為諫議大夫

三載冬十二月　戶部尚書裴寛素為上所重李林甫恐

其入相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擊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屬敦復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以五百金賂女官楊太真之姊使言於上甲午寬坐貶睢陽太守　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幸乃與牛仙客謀糴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

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

上不悦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言罪當死上乃為

力士置酒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

矣

四載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駙

馬張垍為侍郎林甫亦惡之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

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與御史對鞫之數日竟不得其

情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温鞫之温入院置兵部吏於

外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皆曰苟存餘生乞紙盡答兵部吏素聞温之慘酷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温意者須刻而獄成驗囚無搒掠之迹及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旻薦温於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温常曰若遇知已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杭州人羅希奭為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秋九月

癸未以陜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為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慎矜代之堅妻姜氏皎之女林甫之舅子也故林甫昵之及堅以通漕有寵於上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

五載春正月乙丑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節度使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它日適之因奏事言之

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已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説適之由是束手矣適之既失恩韋堅失權益相親密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為已禍常有動揺東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因見上乘間微勸上去林甫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

所為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慎矜發其事以為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林甫因譖堅與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林甫使慎矜與御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鞫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癸酉下制責堅以干進不已貶縉雲太守惟明以離間君臣貶播州太守仍别下制戒百官　夏四月韋堅等既貶左相李適之懼自求散地庚寅以適之為太子少保罷政

事其子衛尉少卿霅嘗盛饌召客客畏李林甫竟日無一人敢往者　以門下侍郎崇玄館大學士陳希烈同平章事希烈宋州人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取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為上所愛且柔佞易制故引以為相凡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巳時即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秋七月將作少匠韋蘭兵部員外郎韋芝為其兄堅訟寃且

引太子為言上益怒太子懼表請與妃離昏乞不以親廢法丙子再貶堅江夏别駕蘭芝皆貶嶺南然上素知太子孝謹故譴怒不及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等為朋黨後數日堅長流臨封適之貶宜春太守太常少卿韋斌貶巴陵太守嗣薛王琄貶夷陵别駕睢陽太守裴寛貶安陸别駕河南尹李齊物貶竟陵太守凡堅親黨連坐流貶者數十人斌安石之子琄業之子堅之甥也琄母亦令隨琄之官　冬十一月賛善大夫杜有鄰女

為太子良娣良娣之姊為左驍衛兵曹柳勣妻勣性狂
疎好功名喜交結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復薦於北海太
守李邕邕與之定交勣至京師與著作郎王曾等為友
皆當時名士也勣與妻族不恊欲陷之為飛語告有鄰
妄稱圖讖交搆東宫指斥乘輿林甫令京兆士曹吉溫
與御史鞫之乃勣首謀也温令勣連引曾等入臺十二
月甲戌有鄰勣及曾等皆杖死積尸大理妻子流遠方
中外震慄嗣虢王巨貶義陽司馬巨邕之子也别遣監

察御史羅希奭往按李邕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乙亥鄴郡太守王琚坐贓貶江華司馬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事除之

六載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貶所賜皇甫惟明韋堅兄弟等死羅希奭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

郡縣惶駭排馬牒至宜春李適之憂懼服藥自殺至江華王琚仰藥不死聞希奭已至即自縊希奭又迂路過安陸欲怖殺裴寛寛向希奭叩頭祈生希奭不宿而過乃得免李適之之子霅迎父喪至東京李林甫令人誣告霅杖死於河南府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琯融之子也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於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所在收繫綱典船夫溢於牢獄徵剥逋負延及鄰伍皆裸露死於公府至林甫薨乃止　李林甫

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　董延光之攻吐蕃也過期不克言王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别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宫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

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為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晉中表兄弟也少與鉷狎鉷之入臺頗因慎矜推引及鉷遷中丞慎矜與語猶名之鉷自恃與林甫善意稍不平慎矜奪鉷職田鉷母本賤慎矜

嘗以語人鉷深銜之慎矜猶以故意待之嘗與之私語讖書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於臨汝山中買莊為避亂之所會慎矜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慎矜惡之以問敬忠敬忠請禳之設道場於後園慎矜退朝輒躶貫桎梏坐其中旬日血止慎矜德之慎矜有侍婢明珠色美敬忠屢目之慎矜即以遺敬忠車載過貴妃柳氏姊樓下姊邀敬忠上樓求車中美人敬忠不敢拒明日姊入宮以明珠自隨上見而異之問

所從來明珠具以實對上以愼矜與術士爲妖法惡之
含怒未發楊釗以告鉷鉷心喜因侮慢愼矜愼矜怒林
甫知鉷與愼矜有隙密誘使圖之鉷乃遣人以飛語告
愼矜隋煬帝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
怒收愼矜繫獄命刑部大理與侍御史楊釗殿中侍御
史盧鉉同鞫之大府少卿張瑄愼矜所薦也盧鉉誣瑄
嘗與愼矜論讖拷掠百端瑄不肯答辨乃以木綴其足
使人張其枷柄向前挽之身加長數尺腰細欲絶眼鼻

出血瑄竟不答又使吉温捕史敬忠於汝州敬忠與温父素善温之幼也敬忠常抱撫之及捕獲温不與交言鎖其頸以布蒙首驅之馬前至戲水温使吏誘之曰楊慎矜已款服惟須子一辨若解人意則生不然必死前至温湯則求首不獲矣敬忠顧謂温曰七郎求一紙温陽不應去温湯十餘里敬忠懇請哀切乃於桑下令答三紙辨皆如温意温徐謂曰丈人且勿怪因起拜之至會昌始鞫慎矜以敬忠為證慎矜皆引服惟搜讖書不

獲林甫危之使盧鉉入長安搜慎矜家鉉袖讖書入闇中詬而出曰逆賊深藏祕記至會昌以示慎矜慎矜歎曰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吾家哉吾應死而已十一月丁酉賜慎矜及兄少府少監慎餘洛陽令慎名自盡敬忠杖一百妻子皆流嶺南瑄杖六十流臨封死於會昌嗣虢王巨雖不預謀坐與敬忠相識解官南賔安置自餘連坐者數十人慎名聞敕神色不變為書別姊慎餘合掌指天而縊　三司按王忠嗣上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

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哥舒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宛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為遂單囊而行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始遇知於上力陳忠嗣之寃且請以已官爵贖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言與淚俱上感寤已亥貶忠嗣漢陽太守李林甫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於長安以楊釗有掖廷之親出入禁闥所言多聽乃引以為援擢為御史事有微涉東宫者皆指擿使之奏劾

付羅希奭吉溫鞫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釗發之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　十二月丙寅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子岫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於林甫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

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牆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始

八載夏四月咸寧太守趙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御史逮捕以為妖言杖殺之

九載夏四月己巳御史中丞宋渾坐贓巨萬流潮陽初吉温因李林甫得進及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釗恩遇浸深温遂去林甫而附之爲釗畫代林甫執政之策蕭炅及渾皆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釗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十載春正月丁酉命李林甫遥領朔方節度使

十一載　戸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弟戸部郎中銲凶險不法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

海川懼亡匿銲恐事泄捕得託以它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王繇之同產也話之私庭銲又使長安尉賈季鄰收會繫獄縊殺之繇不敢言銲所善邢縡與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前期二日有告之者夏四月乙酉上臨朝以告狀面授銲使捕之銲意銲在縡所先遣人召之日晏乃命賈季鄰等捕縡縡居金城坊季鄰等至門縡帥其黨數十人持弓刀格鬬突出銲與楊國忠引兵

繼至綷黨曰勿傷太夫人國忠之傔密謂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也綷鬬且走至皇城西南隅會高力士引飛龍禁軍四百至擊斬綷捕其黨皆擒之國忠以狀白上曰銲必預謀上以銲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為之辨觧上乃命特原銲不問然意欲銲表請罪之使國忠諷之銲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銲大逆當誅戊子敕希烈與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獄具銲賜自盡銲杖死於朝堂銲子準偁

流嶺南尋殺之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鉷賔佐莫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　初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為相政事常随林甫左右晚節遂與林甫為敵林甫懼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且薦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代夏四月庚子以思順為朔方節度使　初李林甫以國忠為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與王鉷俱為中丞鉷用林甫徵為大夫故國忠不悦遂深探邢縡獄令引林甫交私鉷兄弟及阿

布思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疎林甫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為仇敵矣　南詔數寇邉蜀人請楊國忠赴鎮左僕射兼右相李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辭上言必為林甫所害貴妃亦為之請上謂國忠曰卿蹔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為巫言一見上可小愈上欲就視之左右固諫上乃命林甫出庭中上登降聖閣遥望以紅巾招之林甫不能拜使人代拜國忠比至蜀上遣中

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十二月丁卯林甫薨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絶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疾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十二載楊國忠使人說安禄山誣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禄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林甫與阿布思約為父子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附國忠意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二月癸未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有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給隨身衣及糧食自餘貲産並沒官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已亥賜陳希烈爵許國公楊國忠爵魏國公賞

其成林甫之獄也

姦臣聚斂 宇文融　楊慎矜　韋堅 王鉷　楊釗

唐玄宗開元九年春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融弼之玄孫也源乾曜素愛其才贊成之二月乙酉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以聞　丁亥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

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偽甚衆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狀上方任融貶憬盈川尉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十一年秋八月敕前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十二年夏六月壬辰制聽逃戶自首闢所在閒田隨宜收税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為勸農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　秋八月己亥以宇文融為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决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宫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

姓上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巳下畏融恩勢皆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為華州刺史

十三年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常平倉本錢

十四年中書令張說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為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夏四月壬子融及御史大夫

崔隱甫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彈説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庚申罷説中書令

十五年春正月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説復用數奏毁之各為朋黨上惡之二月乙巳制説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為魏州刺史　乙卯制諸州逃戸先經勸農使括定按比後復有逃來者隨到準白丁例輸當年租庸有徵役者免差

十六年春正月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為戸部侍郎

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撫使　丙寅以魏州刺史宇
文融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堤堰決九河使融
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
興役不息事多不就
十七年　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
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
侈百姓皆怨苦之為人疎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謂
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内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

有寵於上融疾之禕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彈之泄於所親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貶汝州刺史凡為相百日而罷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　冬十月宇文融既得罪國用不足上復思之謂裴光庭等曰卿等皆言融之惡朕既黜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融贓賄事又貶平樂尉至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汴州隱沒官錢鉅萬計制窮治其

事融坐流嚴州道卒
二十一年　太府卿楊崇禮政道之子也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爲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鉤校省便出錢百萬緡是歲以戶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對曰崇禮三子慎餘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爲優上乃擢慎矜自汝陽令爲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名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納亦皆稱職

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潰汚穿破者皆下
本州徵折倍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天寶元年春三月以長安令韋堅為陝郡太守領江淮
租庸轉運使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
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
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為吏
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
擢任之王鉷方翼之孫也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

郎兼侍御史

二年春三月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丙寅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名各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陜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胯緑衫而裼之紅袙首居前船唱得寳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

罷觀者山積夏四月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

四載秋九月癸未以陜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為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慎矜代之　冬十月上以戶部郎中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敕賜百姓復除鉷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又使市本郡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鉷志

在聚斂以有籍無人者皆為避課按籍戍邉六歳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宫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探知上指歳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内庫以供宫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為割剥以求媚中外嗟怨丙子以鉷為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摴蒱文簿鈎校精密上賞其彊明曰好度支郎諸楊數徵此言於上

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楊釗入禁中事見楊氏之寵

七載　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夏六月甲辰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恩幸日隆　蘇冕論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

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愼矜王鉷繼遵其軌楊國忠終
成其亂仲尼云寧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前
車既覆後轍未改求達化本不亦難乎
八載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
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釗奏請所在糶變爲輕
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
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以賞之上以
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楊氏之寵

唐玄宗天寶三載　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太真肌態豐豔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朞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

四載秋八月壬寅冊楊太真為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

尚書以其叔父玄珪為光禄卿從兄銛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癸卯册武惠妃女為太華公主命錡尚之及貴妃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為宗黨所鄙從軍於蜀得新都尉考满家貧不能自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楊玄琰卒於蜀釗往來其家遂與其中女通鮮于仲通名向以字行頗讀書有材智劒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為采訪支使委以心腹甞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為上所厚苟

無內援必為李林甫所危聞楊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為我至長安與其家相結吾無患矣仲通曰仲通蜀人未嘗遊上國恐敗公事今為公更求得一人因言釗本末兼瓊引見釗儀觀甚偉言辭敏給兼瓊大喜即辟為推官往來浸親密乃使之獻春絲於京師將別謂曰有少物在郫以具一日之糧子過可取之釗至郫兼瓊使親信大齎蜀貨精美者遺之可直萬緡釗大喜過望晝夜兼行至長安歷抵諸妹以蜀貨遺之曰此章仇

公所贈也時中女新寡釗遂館於其室中分蜀貨以與之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釗善摴蒱引之見上得隨供奉官出入禁中改金吾兵曹參軍

五載夏五月乙亥以劒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為戶部尚書諸楊引之也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略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為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間

歌之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是妃以妬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銛之第是日上不懌比日中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橫被捶撻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偫送貴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

七載冬十一月癸未以楊貴妃姊適崔氏者為韓國夫

人適裴氏者爲虢國夫人適柳氏者爲秦國夫人三人
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姨出入宫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
每命婦入見玉眞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三姊與銛錡
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輻湊其
門惟恐居後朝夕如市十宅諸王及百孫院昏嫁皆先
以錢千緡賂韓虢使請無不如志上所賜與及四方獻
遺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
既成見它人有勝巳者輒毁而改爲虢國尤爲豪蕩一

旦帥工徒突入韋嗣立宅即撤去舊屋自為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既成召工圬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九載春二月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戶部郎中吉温因宦官言於上曰婦人識慮不遠違忤聖心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豈忍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妾罪當死陛

下幸不殺而歸之今當永離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不足爲獻惟髪者父母所與敢以薦誠乃翦髪一繚而獻之上遽使高力士召還寵待益深時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産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值公主進食列於中衢傳呼按轡出其間宫苑小兒數百奮梃於前華僅以身免　楊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十載春正月庚子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駙馬陳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十一載京兆尹王鉷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鉷得罪勅楊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　夏五月丙辰楊國忠加御史大夫京畿關內採訪使凡王鉷所綰使務悉歸國忠　十一月庚申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

其判使並如故國忠為人彊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以天下為已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自侍御史至為相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為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十二月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

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國忠凡所施置皆曲徇時人所欲故頗得衆譽

十二載春正月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為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為改定數字仲通以金填之　冬十月上幸華清宫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並轡走馬入朝不施鄣幕道路為之掩目三夫人將從車駕幸華清宫會於國忠第車駕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

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税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於其前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昭應尉撫先白之撫伺國忠入朝上馬趨至馬下國忠意其子必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

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恃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復與論曲直遂置暄上等及暄爲戸部侍郎珣始自禮部遷吏部暄與所親言猶歎已之淹回珣之迅疾國忠既居要地中外餉遺輻湊積縑至二千萬匹

十三載春二月丁丑楊國忠進位司空甲申臨軒册命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已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貶長沙太守峴禕之子也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

祿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
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
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
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十四載安祿山反冬十二月上議親征辛丑制太子監
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倦于憂勤去秋已欲傳
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淹留俟稍豐
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

高枕無為矣楊國忠大懼退謂韓虢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相與聚哭使三夫人説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

肅宗至德元載楊國忠勸上幸蜀上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龍武大將軍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追殺之并殺其子暄及韓國秦國夫人　上命

高力士縊貴妃於佛堂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徽走至陳倉吏士追捕誅之事見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一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春三月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禄山討奚契丹叛者禄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禄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禄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

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勅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瀍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犖山其母巫也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思順俱逃來故冒姓安氏名祿山又有史窣干者與祿山同里閈先後一日生及長相親愛皆為互市牙郎以驍勇聞張守珪以祿

山為捉生將祿山每與數騎出輒擒契丹數十人而返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窣干嘗負官債亡入奚中為奚遊奕所得欲殺之窣干紿曰我唐之和親使也汝殺我禍且及汝國遊奕信之送諸牙帳窣干見奚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敢殺以客禮館之使百餘人隨窣干入朝窣干謂奚王曰王所遣人雖多觀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聞王有良將瑣高者何不使之入朝奚王即命瑣高與牙下三百人隨窣干入朝窣

干將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使瑣高與精銳俱來聲云入朝實欲襲軍城宜謹為之備先事圖之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悉阬殺其從兵執瑣高送幽州張守珪以突干為有功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三十九年　平盧兵馬使安禄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禄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為河北采訪使至平盧禄山曲事利貞乃

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祿山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兩蕃勃海黑水四府經略使

天寶元年分平盧别為節度以安祿山為節度使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官從之

三載春三月巳巳以平盧節度使安禄山兼范陽節度使以范陽節度使裴寛為戸部尚書禮部尚書席建侯為河北黜陟使稱禄山公直李林甫裴寛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禄山之寵益固不揺矣

四載秋九月安禄山欲以邉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禄山討破之　冬十月安禄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奠之日廟梁産芝

六載春正月戊寅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禄山兼御史大夫禄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内實狡黠常令其将劉駱谷留京師詗朝廷指趣動静皆報之或應有牋表者駱谷即為代作通之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絶於路郡縣疲於遞運禄山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悦又嘗命見太子禄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禄山拱立

曰臣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者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鄙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為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仍命捲簾以示榮寵命楊銛楊錡貴妃三姊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李林甫以

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禄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禄山而還數上言禄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唐興以来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

牛仙客始遥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邉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邉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禄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七載夏六月庚子賜安禄山鐵券

九載夏五月乙卯賜安禄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秋八月丁巳以安禄山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　安禄山屢誘奚契丹為設會飲以莨菪酒醉而阬之動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為起第於昭應禄山至戲水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冠蓋蔽野上自幸望春宮以待之冬十月辛未禄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禄山於山谷鑄錢五爐禄山乃獻錢樣千緡

十載春正月上命有司為安禄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帖白檀牀二皆長丈濶六尺銀平脱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厨廐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甖二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篱各一它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中使為禄山護役築第及造儲偫賜物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禄山入新第置酒乞降墨敕請宰相至第是日上欲於樓下擊毬遽為罷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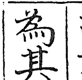
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選勝遊宴侑以梨園教坊樂上每食一物稍美或後苑校獵獲鮮禽輒遣中使走馬賜之絡繹於路甲辰禄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襁褓裹禄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禄山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禄山盡歡而罷自是禄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於外上

亦不疑也安禄山求兼河東節度使二月丙辰以河東節度使韓休珉為左羽林將軍以禄山代之戸部郎中吉温見禄山有寵又附之約為兄弟説禄山曰李右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為相温雖蒙驅使終不得超擢兄若薦温於上温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為相必矣禄山悦其言數稱温才於上上亦忘曩日之言會禄山領河東因奏温為節度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為留後判官河東事悉以委之是時楊

國忠為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祿山登降殿階國忠常扶掖之祿山與王鉷俱為大夫鉷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甫禮貌頗倨林甫陽以他事召王大夫鉷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於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

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輒反手據床曰噫嘻我死矣祿山既兼領三鎮賞刑已出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為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及家僮百餘人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詣諸道販鬻歲輸珍貨數百萬私作緋紫袍魚袋以

百萬計以高尚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竒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眞阿史那承慶為爪牙尚雍奴人本名不危頗有辭學薄遊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䶩草根求活邪祿山引置幕府出入卧内尚典牋奏莊治簿書通儒萬歲之子孝哲契丹也承嗣世為盧龍小校祿山以為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嘗大雪祿山按行



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禄山以是重之

十一載冬十二月甲申以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兼北平太守充盧龍軍使　哥舒翰素與安禄山安思順不協上常和觧之使為兄弟是冬三人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禄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嘷不祥為其忘本故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禄山以為譏其

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陽醉而散自是為怨愈深

十二載夏五月阿布思為回紇所破安禄山誘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　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已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禄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禄山有反狀上不聽楊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排安禄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秋八月戊戌賜翰爵西平郡王

十三載春正月己亥禄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禄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禄山聞命即至庚子見上於華清宫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益親信禄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禄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　上欲加安禄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垍草制楊國忠諫曰禄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止己巳加禄山左僕射賜一子

三品一子四品官　安祿山求兼領閑廏羣牧庚申以祿山爲閑廏隴右羣牧等使祿山又求兼摠監壬戌兼知摠監事祿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溫爲武部侍郎充閑廏副使楊國忠由是惡溫祿山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别飼之　二月己丑安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羅等勲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告身付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三

月丁酉朔禄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禄山受之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渡河而下令船夫執繩板立於岸側十五里一更晝夜兼行數百里過郡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禄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禄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餞之長樂坡及還上問禄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故也上以告國忠曰此議它人不知必張垍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張均為建安太守垍

爲盧溪司馬弟給事中埱爲宜春司馬
十四載春二月辛亥安禄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給告身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禄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當極言上未允公其繼之國忠許諾壬子國忠見素入見上迎謂曰卿等有疑禄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悦國忠逡巡不敢言上竟從禄山之請它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

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為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為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為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上留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上謂國忠等曰祿山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其鎮遏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安祿山歸至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盛陳武備然後見之裴士淹至范陽

二十餘日乃得見無復人臣禮楊國忠日夜求禄山反狀使京兆尹圍其第捕禄山客李超等送御史臺獄潛殺之禄山子慶宗尚宗女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師密報禄山禄山愈懼六月上以其子成昏手詔召禄山觀禮禄山辭疾不至秋七月禄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鞚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禄山以進車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禄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亦泄

上託以它事撲殺之上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且曰朕新為卿作一湯十月於華清宫待卿神威至范陽宣旨祿山踞牀微起亦不拜曰聖人安穩又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灼然詣京師即令左右引神威置館舍不復見數日遣還亦無表神威還見上泣曰臣幾不得見大家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

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獨與孔目官太
僕丞嚴莊掌書記屯田員外郎高尚將軍阿史那承慶
密謀自餘將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來屢饗士
卒秣馬厲兵而已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
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
忠諸君宜即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
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號二
十萬反於范陽命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平盧節

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別將高秀巖守大同諸將皆引兵夜發詰朝禄山出薊城南大閱誓衆以討楊國忠為名牓軍中曰有異議扇動軍人者斬及三族於是引兵而南禄山乘鐵轝步騎精鋭煙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禄山統内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禄山先遣將軍何千年高邈將奚騎二千聲言獻射生手乘驛詣

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楊光翽出迎因劫之以去太原具言其狀東受降城亦奏祿山反上猶以為惡祿山者詐為之未之信也庚午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為然大臣相顧失色上遣特進畢思琛詣東京金吾將軍程千里詣河東各簡募數萬人隨便團結以拒之辛未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

人望風憚賊然事有逆順勢有竒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恱壬申以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常清即日乗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甲戌禄山至博陵南何千年等執楊光翽見禄山責光翽以附楊國忠斬之以徇禄山使其將安忠志將精兵軍土門忠志奚人禄山養為假子又以張獻誠攝博陵太守獻誠守珪之子也禄山至藁城常山太守顔杲卿

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
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兵數千人
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
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
杲卿思魯之玄孫也丙子斬太僕卿安慶宗賜榮義郡
主自盡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為戶部尚書思順弟元
貞為太僕卿以朔方右廂兵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為
朔方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為太原尹置河南

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以衛尉卿猗氏張介然為之以程千里為潞州長史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丁丑以榮王琬為主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内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飛騎彍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陜　丁亥安禄山自靈昌渡河以絙約敗船及草木橫絶河流一夕冰

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所過殘滅張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至授兵乘城衆恟懼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時陳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祿山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以其將李庭望為節度使守陳留壬辰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　初平原太守顏眞卿知祿山且

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眞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眞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顔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眞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眞卿杲卿之從弟也安祿山引兵向滎陽太守崔無詖拒之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墜如雨癸巳祿山陷滎陽殺無詖以其將

武令珣守之祿山聲勢益張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爲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便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於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憕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憕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棄憕潰去憕

獨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也於閑廄使人執憕奕及采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憕文水人奕懷慎之子清欽緒之子也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為河南尹封常清帥餘衆至陜陜郡太守竇廷芝已犇河東吏民皆散常清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陜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

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賊尋至官軍狼狽
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衆至潼關修完守備
賊至不得入而去禄山使其将崔乾祐屯陜臨汝弘農
濟隂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禄山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
未至關中恟懼會禄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
得為之備兵亦稍集禄山以張通儒之弟通晤為睢陽
太守與陳留長史楊朝宗将胡騎千餘東略地郡縣官
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吴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

兵拒之祇禕之弟也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名單父尉賈賁帥吏民南擊睢陽斬張通晤李庭望引兵欲東狗地聞之不敢進而還　上議親征太子監國楊國忠使貴妃請命事遂寢事見楊氏之寵　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禄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禄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憕盧奕蔣清首狗河北諸郡至平原壬寅真卿執子光腰斬以狗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禄山以海

運使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河內穆寧共斬道玄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道玄首謁長史李暐暐收嚴莊宗族悉誅之是日送道玄首至平原眞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遣遊奕將訾嗣賢濟河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兾各有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眞卿爲盟主軍事皆禀焉祿山使張獻誠將上谷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團結

兵萬人圍饒陽　高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陜地數百里又盜減軍士糧賜上大怒癸卯遣令誠齎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仙芝軍白衣自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為禄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

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既死陳尸蘧蒢仙芝還至聽事令誠索陌刀手百餘人自隨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謂我盜減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皆大呼稱枉其聲振地遂斬之以將軍李承光攝領其衆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病廢在家上藉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仍敕天

下四面進兵會攻洛陽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為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起居郎蕭昕為判官蕃將火拔歸仁等各將部落以從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二人爭長無所統壹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解弛無鬬志　安祿山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振武軍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敗之顔杲卿將起兵參軍馮虔前眞定令賈深槀城尉崔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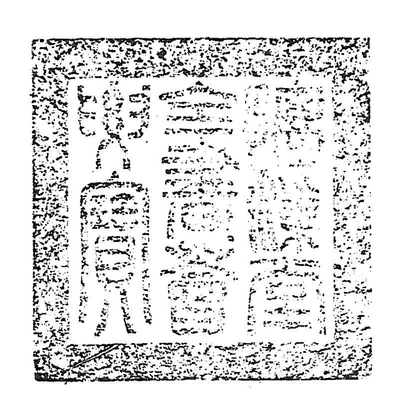
石郡人翟萬德內丘丞張通幽皆預其謀又遣人語太
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顏真卿自平原遣杲卿甥盧
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
祿山遣其金吾將軍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
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詣郡受犒賚丙午薄暮欽湊至
杲卿使袁履謙馮虔等攜酒食妓樂往勞之幷其黨皆
大醉乃斷欽湊首收其甲兵盡縛其黨明日斬之悉散
井陘之衆有頃高邈自幽州還且至藁城杲卿使馮虔

往擒之南境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與翟萬德馳詣醴泉驛迎千年又擒之同日致於郡下千年謂杲卿曰今太守欲輸力王室既善其始當慎其終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髙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引步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觧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

遁去其團練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兵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郟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雖得洛陽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

知之以告禄山禄山使其黨韓朝陽召循朝陽至漁陽引循屏語使壯士縊殺之滅其族以别將牛廷玠知范陽軍事史思明李立節將蕃漢步騎萬人擊博陵常山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　初禄山自將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蔡希德將兵萬人自河内北擊常山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楊省曾